

綿陽師範學院學術著作出版基金叢書

《字詁》考識

田耕漁 [清]黃生
考識 按 撰



四川出版集團
巴蜀書社

《字詁》
考識

田耕漁
〔清〕黃承吉
考識按撰

四川出版集團 巴蜀書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字詁》考識/(清)黃生撰,(清)黃承吉按;田耕漁考識.
—成都:巴蜀書社,2011.12
ISBN 978—7—80752—866—1
I. ①字... II. ①黃... ②黃... ③田... III. ①訓詁—研究
IV. ①H1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1)第 177386 號

《字詁》考識

ZIGU KAOSHI

(清)黃生 撰 (清)黃承吉 按 田耕漁 考識

责任编辑	陳 禮 张紅義
封面設計	張 科
出 版	四川出版集團巴蜀書社 成都市槐樹街 2 號 郵編 610031 總編室電話:(028)86259397
網 址	www.bsbook.com
發 行	巴蜀書社 發行科電話:(028)86259422 86259423
經 銷	新華書店
印 刷	四川機投印務有限公司
版 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成品尺寸	210mm×148mm
印 張	4.5
字 數	150 千
書 號	ISBN 978—7—80752—866—1
定 價	20.00 圓

本書如有印裝質量問題,請與工廠調換

目 錄

一 前言	(一)
二 引論	(三)
三 漢語語源問題研究史述略	(七)
四 黃生和《字詁》	(一七)
五 《字詁》考識	(一一)
兄	(一)
刀	(一)
己	(一)
布	(一)
余	(一)
卽	(一)
吻	(一)
不	(一)
龠	(一)
口 霽 錢	(一七)

庚	不惜	(五五)
不	惜	(五六)
觀	覩	(五七)
叟	叟	(五八)
邱嫂	邱嫂	(五八)
尾	尾	(五八)
屈	屈	(五九)
鵠	鵠	(六〇)
爹	爹	(六一)
頰	頰	(六二)
好	好	(六二)
孔	孔	(六三)
标	标	(六三)
僕	僕	(六四)
射	射	(六四)
姪	姪	(六五)
嫗	嫗	(六六)
嫗	嫗	(六七)
嫗	嫗	(六七)

也	(六八)
樂	(七〇)
裏	(七一)
鯉	(七二)
烏	(七三)
齊	(七四)
於	(七五)
瀆刺	(七六)
撒烈	(七七)
憲賴	(七八)
乙	(七八)
克	(七八)
俞	(七八)
唯	(七八)
太	(七八)
理	(七八)
瘞	(七八)
縫紩	(七八)
怎	(七八)
咱	(七八)
波	(七八)
呸	(七八)
哉	(七八)
閏	(七八)

樵塵

(七九)

酉

(八一)

山

(八二)

一

(八三)

嗚呼 嘘嘻

(八四)

哭 哭 娑 需 輳

(八五)

夷術

(八六)

扶輿

(八七)

履

(八八)

屢

(八九)

臯

(八九)

牋

(九〇)

牋

(九一)

眾 鮑

(九三)

苯

(九四)

霍 霍

(九五)

以

(九六)

打	瓊	寫	助	無字之音	臺灣	鞞	正	漕	俏	犇	干	后	吹	檻	鞞
(一〇八)	(一〇〇)	(一〇三)	(一〇四)	(一〇四)	(一〇三)	(一〇五)	(一〇六)	(一〇六)	(一〇七)	(一〇九)	(一〇〇)	(一〇一)	(一〇一)	(一〇一)	(一〇一)
(一〇八)	(一〇　)	(一〇三)	(一〇四)	(一〇四)	(一〇三)	(一〇五)	(一〇六)	(一〇六)	(一〇七)	(一〇九)	(一〇〇)	(一〇一)	(一〇一)	(一〇一)	(一〇一)
(一〇八)	(一〇　)	(一〇三)	(一〇四)	(一〇四)	(一〇三)	(一〇五)	(一〇六)	(一〇六)	(一〇七)	(一〇九)	(一〇〇)	(一〇一)	(一〇一)	(一〇一)	(一〇一)
(一〇八)	(一〇　)	(一〇三)	(一〇四)	(一〇四)	(一〇三)	(一〇五)	(一〇六)	(一〇六)	(一〇七)	(一〇九)	(一〇〇)	(一〇一)	(一〇一)	(一〇一)	(一〇一)

銅	(一三)
汎	(一四)
宜	(一五)
霆	(一六)
嘛	(一七)
閒	(一八)
碚	(一九)
郎當	(一〇)
𦵹	(一一)
介	(一二)
繯	(一三)
壠	(一四)
倚	(一五)
番	(一六)
六 附錄
附錄一：黃承吉：字義起於右旁之聲說
附錄二：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字詁
七 參考文獻
八 後記

一 前 言

黃生在語言學上的主要著述是《字詁》和《義府》，《字詁》先出，據《字詁》「磨畢」條「聖人在上、考文之典，安可緩乎」的話，又緊接所注雲：「《正韻》未盡當」，可知《字詁》一書，大致作於人清以後。

據黃生族孫黃承吉《字詁義府合按·後序》介紹，《字詁》、《義府》問世後，只有鈔本流傳，由於黃生其人其名不彰，「二書存亦甚僅」。與黃生同為徽人的清代徽派朴學巨匠戴震，為修《四庫全書》，「因未見公書，迫屬當事訪求而得者」，二書遂收入《四庫》，而得以保留傳世。看來，戴震對於二書的流傳，功績甚大。另外，徽派學者對自身學術的重視和闡發也功不可沒。

二書雖已收入《四庫》，却未能及時刊行。直至道光間，才由黃承吉從文宗閣錄出，並加以按語，刊成《字詁義府合按》。此後，《安徽叢書》本、清末江州黎氏重修本以及光緒三年歙西黃氏《增注字詁義府合按》，都是據黃承吉本翻刻的。另外，道光年間錢熙祚刊印的《指海》一書，是從《四庫全書》中過錄了《字詁》、《義府》，並收入《指海》的。

關於《字詁》傳世的版本，線索比較單一。後人所能瞭解到的情況，主要依據黃承吉《字詁義府合按·後序》以及其書所附劉文淇等人跋語得知。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中華書局出版了黃承吉《字詁義府合按》的校點本，是書校點精良，且收入《四庫全書提要》一則、《指海》本錢熙祚跋語一則以及黃承吉的《字義起於右旁之聲說》（本刊於《夢陔堂文集》卷二）等，並於書後附有四角號碼索引，便於使用。本書採用中華書局一九八四年版《字詁義府合按》，並收入其中的《四庫全書提要》一則以及黃承吉的《字義起於右旁之聲說》，附於書後。

筆者本計劃對《字詁》、《義府》二書均加以考識，由於時間所限，後者尚未能完成，今僅以對《字詁》的考識成書出版，由於筆者學識所限，錯誤之處定所難免，希望得到專家和讀者的批評指正。

二 引 論

漢字是一種獨具特色的文字，這種特色主要有兩點：一，漢字是表意的、象形的；二，漢字是獨立的，字各有義，一字一音節。所以，一般來說，每個漢字都可以用來命名事物，即作為一個「名」，因為這個原因，很早的時候，旨在「辨名」的訓詁學就產生了。訓詁學旨在「辨名」，辨明理論與客觀事物的關係，此學之盛，以至於可以沒有文法學。

一個漢字往往兼涵多義，比如「風」，為自然大氣之風，神話時代，「風」乃是天帝之神使，其形象為鳳鳥，甲骨文作「鳳」，其職能是媒合天地、化育萬有、媒合人間男女及動物界雌雄牝牡兩性、使之生殖繁衍，鳳鳥的這種神性是神聖偉大的，故王充《論衡·商蟲篇》云：「風，汜也，其氣博汜而動物也」，故詩有「風詩」，是為風化之義，言其來源，為土風、風謠，言其功能，為風咏、風誦，後轉化而有風教、風諫之義。再後來，鳳鳥的形象為蟲蟲所代替，《說文解字》訓「風」曰：「風動蟲生，故蟲八日而化。從蟲，凡聲。」「風」字之義遂專指「風誘男女相合」了。黃生《字詁》「風馬牛」之「風」，訓「風逸」，今語有「風情」、「風流」等等，皆是。由「鳳」而「風」，由「聖」轉「俗」，「風」字的訓釋變得晦澀而艱難了。

再如「詩」為一名詞，但它也解作止也、往也、承也、志也，不能以名詞範圍之，所以

《釋名》說：「詩者，之也，志之所止也。」《荀子·勸學》：「詩者，中聲之所止也。」

正如劉師培所說：「中國之文字，有虛實之用不同，而其字形則同者。同一惡字，而或讀爲好惡之惡，或讀爲美惡之惡。上意屬他動詞，下意屬形容詞中之靜詞，在西文中早已分爲二字，而中文則以一字兼之，所謂二字數意也。然此仍以讀者不同別之。若夫《大學》「在明德」，兩明字之形聲無一區別，而義有虛用實用之分，則非深通字學者不能解矣。然此猶曰僅虛實之用同耳……且夫風者，大塊噫氣也；因其速而朝廷之化亦稱爲風化，復由風化之化，引申之，而詩亦稱爲風詩矣。字則猶是，而義之相去已遠矣。」（《左庵外集》卷六）

一八九八年寫《馬氏文通》的馬建忠說：「（中國字）字各有義，而一字有不止一義者，古人所謂望文生義者是也，義不同而類則別焉」，所以「字無定義，故無定類」。劉半農不同意他的說法，認爲如此一來，就否定字類區分了。

馬建忠所說「望文生義」，其實也就是「深察名號」。因爲字義並非固定的限定義，漢字字義的認識是一種動態的認識過程，它仰賴觀察者從各個層面去體察、認識它，並觀其所以名之之義。字義是有待生發彰顯的。如何生發彰顯呢？

一是就一字察其體用動靜，如「亂」字，又有「治」的意思，徐灝《說文解字注箋》：「自其體言則爲亂，以其用言則爲治，故亂亦訓治也。」這是從體用兩方面解釋「亂」的字義。董仲舒舉「王」字爲例說：

深察王號之大意，其中有五科：皇科、方科、匡科、黃科、往科。合此五科以一言，謂之王。王者皇也、王者方也、王者匡也、王者黃也、王者往也。是故王意不普大而皇，則道不能正直而方，道不能正直而方，則德不能匡運周徧；德不能匡運周徧，則美不能黃；美不能黃，則四方不能往，四方不能往，則不全於王。故曰：天覆無外，地載兼愛，風行令而一其威，雨布施而均其德，王術之謂也。（《春秋繁露·深察名號》）

他這樣解釋說：「五號自贊，各有分，分中委曲。」一個字的各種涵義，藉此一一挖掘出來。這有點像讀書講究的八面受敵法，從各個角度去觀察挖掘，這是一種動態的字義認識法。

二是就字解說其義理，義理者，此字所以得名之義，並非如字典所釋字之用義和指物義。如：

《釋名·釋道路》：「途，度也，人所由得通度也。」並非造字時依「人所由得通度」來造「途」字，而是說「途」的含義如此。又如：

《釋名·釋天》：「霜，喪也，其氣慘毒，物皆傷也。」《說文》：「霜，喪也，成物者。」二書雖然訓詁相同，而解義恰好相反。《釋名》着眼霜之肅殺萬物，《說文》着眼霜之成物，即《詩經·秦風》「白露為霜，而四時成」之義。上面幾個例子都是即物說義，即事成理，這也是中國哲學語言學的一般作風。

三是推類法，釋義時采用類比聯繫之法，比物連類，反復旁通，推演的思維，輾轉擴大，深化其義，《爾雅》中同義詞的類聚和解釋，多用此法，如：

初、哉、首、基、肇、祖、元、胎、假、落、權輿，始也。
林、烝、天、地、皇、王、後、闢、公、侯、君也。

一些字從文字上即可解釋，如「初」、「在」，一些字從理據上可以說通，如「首」、「基」，而「落」本是死亡、結束，怎麼訓「始」呢？類似如：「愉」是樂，也是勞；「豫」是愁，也是喜等等。相反為義，相反相成，從哲學、從事理來解釋，這就是漢文化，這就是漢字。

綜上所述，古人在名學和訓詁中所使用的方法，多為「音訓」之法。在整個中國漢語言文字的研究史和解釋史中，語言學家對於以音節為單位的漢語言文字和語詞的解釋，抓住特點、獨具特色地採用以聲韻和聲韻通轉為依據的方法，對古今語、方言和通語、書面語和口語加以對比互訓，成績斐然。這一實踐在深層次上說明了漢語言文字是一種具有詞源和詞源學的語言文字，表現出漢語言文字自身的特色及其解釋方法。

「音訓」，這種解釋方法的實踐始於上古，到明清時代逐漸形成自覺的理論和認識，其中如明代的陳第、明清之交的黃生、顧炎武、清代的王念孫等人，是不能不注意的語言學家。

《四庫全書提要》評黃生之學云：「生於古音古訓，皆考究淹通，引據精確，不為無稽臆度之談。」在本書中，筆者對其「聲義同源」論加以考察，對《字詁》一書內容，加以逐條考評，寫成《〈字詁〉考識》一書，由於筆者才疏學淺，其間難免錯誤之處，筆者誠摯地渴求得到讀者和專家的指正。